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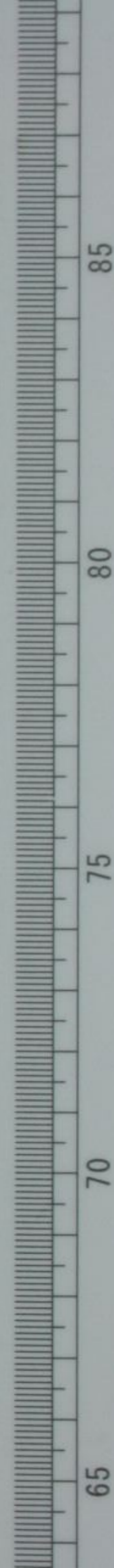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三編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6



文庫11
A1695
6

御田文庫



近世偉人傳三編卷之下 幸貴風聲 蒲生重章 子閣著

佐久間象山傳

象山名啓。一名大星。字子明。稱啓之助。後改稱修理。其先出自高望王。其後有居安房佐久間莊者。因以為氏。中世為信濃飯山城主。又轉為長沼城主。元祿間。長沼侯坐事。藩除。其族某稱三左衛門委質於松代藩。世々仕之。祖父國正。稱彦右衛門。父名國善。稱一學。號神溪。通文武。尤精易學。以文化辛未歲生。象山于松代象山之麓。象山生穎異。三歲乳母負詣一寺視。

近世偉人傳 三編 下 卷下 蒲生重章 子閣著

明廬曰非
書之無者
之比

朗廬曰十
四字全篇
詞領又先
主本領

門有禁葷酒石表以指畫乳母肩如摸書其字者既
歸告之神溪神溪展紙泚筆以授象山象山乃書禁
字年甫十五受易於神溪畧通象數大意一日疑張
子巽風之說曰張子所謂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
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
而為風予謂陽卦主陽陰卦主陰易之通例也坎之
為陷陽陷於陰也離之為麗陰麗於陽也可以見矣
今張子說雷風皆以陽為主失義類也而朱子以下
談象者多取之余所不解既長豪邁不羣常慷慨國
事尤留心海防藩主真田幸貫夙聰慧絕人宏量善

又曰豪傑
知時務

用人深愛象山擢為近侍象山以學未成辭乃給資
使游學江戶象山受業林述齋及佐藤一齋與梁川
星崑渡邊華山坪井信道諸子交結傍研究洋籍以
修其銃砲兵制及築城造艦諸技日汲々講海防之
策嘗創意製迅發銃且作之圖說其略曰默算其利
裝彈之捷加西洋舊銃三倍新銃一千可以抵舊銃
三千兵士三千可以當萬人是省器省餉而得力三
倍可謂一舉三利矣人服其意匠精妙當是時薩長
肥土諸藩模洋製鑄造銃礮多仿象山云天保辛丑
藩主為閣老兼董海防事務乃以象山為藩督學備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三編下
補註

顧問壬寅冬象山上書陳八策曰宜扼沿海要衝築砲臺置大砲以備緩急曰停輸銅於荷蘭以鑄大礮數百千門曰摸洋製作堅艦以供江戶漕米曰選於眾掌海運以督互市彈奸闖曰練水軍曰興學校敷教化以勵忠孝節義曰信賞必罰兼施威惠以結民心曰創貢舉法後觀所舶載清魏邵陽聖武記其書亦作於是歲象山乃跋其書曰嗚乎余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書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冥合者一何奇哉真可謂海外同志矣但魏云自上世已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遂以堅壁清野杜絕

胡盧曰時已不可為耳以下不允不果遂言不用等皆自此生又曰先師侗菴先生上書論可通商於英國而象山先生說海防實用二人皆為世

岸奸為防海家法余則欲盛講礮艦之術而為邀擊之計驅逐防截以制賊死命於外海是為異耳既而藩主以疾辭職其策不行象山亦歸藩奉命訓點四書淨寫以獻藩主嘉賞加祿為郡中監察無幾挈家復至江戶下帷於木挽坊諸藩士來學者日眾先是象山上書幕府乞刻其所著荷蘭語彙不允悒々不樂乃遊相房歷覽其沿海要衝曰從來所以備海寇者措置皆不得法如品港砲臺尤屬贅物因慨然將欲上書幕府以陳其利害有故不果嘉永壬子欲刻所著砲卦又上書幕府曰臣不願為世所訾笑顯講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三編下 備註

所嘗笑時
事可知也

泰西兵制。據實驗以演大小火技。教授生徒。今國家
申嚴海防。臣區々之心。欲補武備之萬一。獨恐積年
累月。弊害隨生。或不知砲可大用。而墨守舊套。或製
造粗惡。使用錯繆。往々瀕危殆耳。昔明戚繼光訓南
北兵。作書頒之。使之知其法。為世所欽稱。臣亦倣顰
著砲卦一篇。以發天地自然之理。不敢杜撰一字。雖
文章不逮古人。至其發揮未闡之理。則質諸鬼神而
不疑。以謂言不必觸法。乃欲梓而播四方。客月請之
昌平蠻。而未得允准。若不得播於四方。則獨領之門
人。以省傳寫之勞矣。遂不允。是歲藩主幸貫卒。世子

某以先人所愛太宰府都樓瓦研一枚。賜象山。象山
泣而題曰。先公嘗謂三村養實曰。修理雖多疵瑕。亦
一豪傑也。臣聞之。感激流涕。以謂其多疵瑕者。臣之
實也。而豪傑之稱。臣何敢當。然以先公之明。而目以
豪傑。其為光榮。果如何哉。固亦知千百其身。尚不足
以報其萬一也。癸丑夏。墨利堅軍艦八隻駛入浦賀。
沿海砲臺皆屬贅物。墨艦將入江戶。上下洶々。象山
單騎馳抵浦賀。視察其形情而歸。告新藩主。擢為
參謀。訓練藩兵。既而幕吏應接墨使於夕里濱。墨使
驕傲。蔑如邦人。象山不勝憤慨。乃畫十策。上幕府曰。

造堅艦練水軍。曰新築砲臺於城東。又改作相房砲臺。曰簡勇敢。編砲隊。曰釐革慶安兵制。曰定砲政。開硝田。曰選將材。備警急。曰舍短取長。措名舉實。曰肅綱紀。振士氣。曰歲時演大砲。曰以聯事法。見周團結列藩水軍。不報獨幕吏。川路聖謨見其向所論砲臺屬贅物之言。今皆驗。深服其先見。象山以言不用於邑。形乎色。會幕府托蘭人購戰艦。象山謂與其托之蘭人。不如命之邦人。使其往返熟海。路慣操舟。且謀外國情形。異日緩急。輒可用。乃白之幕府。亦不報。門人長門吉田松陰。矩方聞之。乃慨奮謀航海外。會魯艦

朗廬曰。幕僚門自有

又曰開橫濱則先見。然先生猶不能脫攘夷俗見。況他人乎。益覺桐峯先師大見識。不可及。

泊長崎。松陰乃將趨長崎。告別象山。象山察其意。與路資。且作詩勗之。松陰至。則魯艦已拔錨去。悵然復還江戶。安政紀元甲寅春。墨艦復至。過本牧。突入橫濱。幕府命松代小倉二藩警衛焉。松代藩以象山參與軍議。象山乃經畫部署。不寐者七日夜。遂與隊長望月貫怒提兵抵橫濱。幕議將開下田港。象山謂彼天險。不可使虜據。且不便策。應不若開橫濱。即歸江戶。因藤田東湖建白水戶烈公。又說幕府監察堀織部等。六月。松陰復謀航墨利堅。諮之象山。象山密授計。松陰抵下田。事敗被逮。其行李中有象山送別詩。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五 蒲生氏村

朗廬曰嘗時幕吏皆以攘夷之心而行開

於是象山亦下獄。著省警錄。九月放還。更幽松代。十二月有詔。鑄銅佛梵鐘。鑄大砲。以供邊備。象山聞之躍然曰。曩先公為閣老。吾上書曰。苟有海寇。則靈場寶刹。豈獨得安全哉。不若鑄天下寺院之銅佛梵鐘。以鑄大砲數千門。言在十四年前。而今有此盛舉。可謂快矣。乃賦詩二首。曰。一跌歸休深鎖門。不那憂國寸心存。但欣天詔在今日。有契當年狂妄言。其二曰。朝家預備未森嚴。孤憤空嗟歲月侵。若使先公久其位。不須今日勞宸襟。五年戊午。聞客冬林大學頭上京師奏事。不得意而歸。幕府更遣閣老堀

港之事首鼠兩端。不謂已三字。即其實心。實行故開。鎖同弊。皆足自斃。而已。又曰大息。孤滯之狀。可想也。又曰松陰。正直豪士。使之遊外。國必能開。鎖外立卓。見而不得。然空以攘

田某慨然曰。是天下之大事也。雖身在禁錮。苟一息尚存。不可默。乃遣門人馬場某于京師。與書梁川星嵩。論開港利害。星嵩與梅田定明源次郎及池內某大學等謀。呈其書於關白九條公。得報欣然。賦五古。有感激甘罪。謹欲求通。天闕。聖明。苟有裨。九死非所難之句。是時松陰繫菽獄。竊裁書。托高杉晉作。寄象山。其畧曰。知時務如先生者。今之俊傑也。矩方非復昔日之少年。而粗狂日益。無處不抵觸。茫々八洲。丈軀無措。驅納諸犴。獄身可繫。狂不可繫。觸忤之於人。有加無減。恐一朝獄死。非丈夫死所。仍問幕府諸侯。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續世氏粹

夷說陷斬刑可為痛惜

朗廬曰孔子嘆子路死之遺意

何處可恃。神州恢復。何處下手。丈夫死所。何處取當。以微言示高杉生。僕之至願也。尋松陰處刑。絕命詞傳至信中。象山覽之曰。義卿急事業。吾嘗欲用之。成偉功。而今已矣。潜然者。久之。文久二年壬戌。傲屈原橘頌。作櫻賦。傳入乙覽。天皇嘉賞不措。十二月。幕府特釋象山。禁錮蓋因菽侯盡力云。於是長土二藩交遣使聘之。象山並辭之。三年癸亥。飛鳥井亞相傳徵命。亦辭不起。元治紀元甲子春。將軍德川家茂召象山於京師。方是時。攘夷之說盛起。處士慷慨之徒。往往殺洋人。火虜館。暴橫殊甚矣。而象山獨盛

又曰先生說一變蓋豪傑觸事開悟故然抑說變而未鍊且急之所致致禍歟又曰至此猶不允而先生亦尚依此何也蓋先生之尊王欲幕府為之而已雖迂亦厚矣又曰日本立名義唯在開港而

唱開港說。是以家人門生等。皆危而止其行。象山曰。再有徵命。豈可辭乎。遂發。既至。謁將軍及中納言一橋公慶喜。幕議隸之陸軍局。令董浪華砲臺事。象山辭。請雇洋人不允。中川山階二親王亦並召見象山。諮時務。守護職松平容保亦延見之。會少將島津侯在京師。命其臣高崎某_{部兵}就象山諮時務。侯說與象山。脗合。象山欣然欲共成天下事。而朝野攘夷之說方盛。侯不得志。將歸國。患象山罹奇禍。令高崎某諭象山。象山感激攬涕曰。貴賤雖異。其所見則同。可謂不待知己於千載之後矣。某持此論。既二十餘年。爆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浦姓氏粹

當時名義之士固陋不鮮可嘆
朗廬曰前日先生專說海防則一十餘年者恐淨誇似可作十年抑其說決則巍然不動者可敬々々

白天下。雖死不能以易斯言。且夫自古英雄豪傑之士際創業之時懷獨得之見者未嘗不殺身以成其志也。庸詎傷高崎某長嘆而去。尋西鄉隆盛亦來諮時事。將延之其藩。以其係幕徵不果。六月條陳正名。今養人材等事於一橋公慶喜。既而聞水戶藩士入京師乞攘夷。詔愕然將上書陳其利害。懷書詣山階親王邸。途過木屋坊。為客所刺殺。實七月十一日也。時年五十四。象山之在京師也。長人桂孝允後復戶小松乾等懼其遭害。屢勸之歸山。象山不肯奉山階親王旨。草勅諭。朕所以舒痛憤敦眷念也。顧方今

又曰先生懼禍而此詔永開開港之基其功亦大矣

彼所講之學術。我或未講。彼所備之砲艦。我或未備。彼所創之城制。我或未造。則宜反省以戒。輕舉滿清覆轍。可不鑒乎。若夫一戰。且鼓。連禍。結將。措宗。社。生。靈。於。何。地。乎。朕。宵。肝。憂。慮。欲。命。諸。蕃。筮。問。諸。神。靈。以。確。定。國。是。汝。列。侯。及。藩。士。處。士。戒。之。飭。之。勿。敢。分。黨。勿。敢。輕。舉。若。背。詔。旨。則。曰。兇。匪。語。皆。主。開。港。排。攘。刑。憲。存。焉。布。告。遐。邇。令。知。朕。意。匪。夷。是。以。遂。招。禍。云。

善諷子曰。象山知港之不可不必開。決死不移。所謂男兒中之真男兒。確乎不拔者耶。矧其言今皆驗乎。然使象山在于今。其必有所取捨。豈不辨其得失利害。而悉倣彼輩乎哉。易有變易。有交易。而象山之學。出乎此。吾是以知其然也。噫。

又曰魯國彼得取長乎英佛諸國而痛斥其華靡象山先生亦

近世律人傳 三編下 補註 補註

又曰。文久初。象山講西洋馬術。物議囂然。而象山不
少顧。賦詩曰。騰々快馬洋裝輕。信馬離城不計程。背
日林間革轡軟。逐風堤上鐵蹄鳴。其豪傑得意氣象。
躍然乎言表。又究西洋醫籍。賦詩曰。夙通脉理張橫
渠。晚聚經方陸敬輿。我亦中年有所感。時披海外濟
生書。此他諸作述其事者多矣。今姑撮一二以表其
風概。

坂谷朗廬曰。學問文章。識見氣節。如先生偉人傳
中。亦不過數人。文亦傳中大手筆也。余不知先生。
常想其風彩。今讀此傳。蓋不勝欽仰云。

又曰。肥後橫井徵士。頗與先生同臭味。亦嬰毒刃。
宜為立一傳。

岡田后得曰。得意之事。得意之文。讀之不覺其長。
田村翠崑曰。堂々大作。讀去似信筆平叙者。而中
有一種細針密線處。讀者不可草々看過也。贊語
諷刺絕妙。

日田伯輝傳

伯輝豐後杵築人。才俊氣銳。夙有大志。常慕林子平。高山彦九郎之為人。慨然欲竭力。皇室而立功名。于海外。嘗語人曰。富強之策。莫急於習航海。航海熟而後。國產可得而興也。皇威可得而振也。境土可得而拓也。若乃舍航海而從事貿易。徒為外人所玩弄。適足以速因弊耳。安政己未。幕府將使外國。奉行村垣某軍艦。奉行木村某等於米利堅。伯輝聞之。踊躍曰。時哉。時不可失矣。乃急束裝辭親。獨行三百里。赴江戶。請為使者僕。而同遊西洋各國。會幕府有異

朗廬曰學
彦九子平
而說航海
著眼進一
層真實用

又曰世時
至而身世
不至絕嘆

又曰當時
大弊唯在
不決二字

又曰士振
藩不振霸
府又不振
所以有今日

又曰士有
心至無忌
憚有使之
然者
又曰似閑
言語而其
人精神却
躍々

議使事久不決。伯輝留杵築邸。遲之數月。因得從都下名士游。著辭章策時務。安積良齋鹽谷宕陰等皆奇之。已而伯輝客囊如洗。郵吏莫之恤者。飢寒不自支。而晏如也。及聞使事中輟。悵然西歸。明年正月。村垣等遂邊發。而伯輝則終不得達其志。伯輝之自江戶歸也。過京師。上書學習院。陳海外互市之得失。累數百千言。書秘而不傳。既歸。益激昂痛論國事。無復忌憚。文久辛酉春遊肥筑。窮西海之隅。航于對馬。壹岐。還抵長崎。渡天草。洋赴熊本。入人吉。經米良山之險。出于日向。歷訪豪俊之士。察山川形勢。風俗美惡。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伯輝傳

朗廬曰至
理徹底而
奈人不解
何
又曰明治
元年僕遊
寓廣島曾
不聞此事
一讀駭然
痛惜

政治得失兵團強弱。所作文詩頗多。間一歲再東游。過馬關。見山口藩士高杉晋作等。極論時事。數日乃去。過廣島。宿于逆旅。有客來見談。偶及生麥斬英人事。伯輝言我邦已與英和。而擅殺英人。於交際之道。大有缺。客語塞。已罷就寢。夜半為客所襲。殺實文。久矣。亥夏六月十八日也。時年二十六。伯輝名克實。稱邦太。號勤齋。本姓小串。有故冒日田。幼而穎異。神彩射人。及長。卓犖不羈。受業於同藩元田某先生。南豐性強記。過目成誦。弱冠能究諸子百家之說。然不攻章句。通大義而已。善屬文賦詩。詩宗盛唐。常懷唐詩。

又曰當時
為事者大
抵然今以
為狂噫

品彙。喜作塞下曲。慷慨悲壯。有鑣馬度冰河之概。為人真率。言笑風生。絕不修邊幅。最惡俗士。往往面折其短於稠人中。由是為鄉曲所排。擯然。輕財重義。喜趨人之窮厄。士亦以是多之。其歸自江戶。功名之志。不自禁。務與四方豪傑交結。激論時事。遂以是取禍。伯輝有弟。曰守口。如瓶。善擊劍。亦慷慨有奇節。其友人元田南豐云。

又曰出同
鄉人之論
風神自史
遷來

善諷。子曰昔者方攘夷說之盛也。不幸如伯輝者何限焉。而伯輝則卓々出其萃者。故其同鄉南豐尤惜。伯輝曰才彌高。則謗彌大。論彌卓。則隙彌深。此佐久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蒲生氏本

間象山吉田松陰及我伯輝之所以不免於禍歟信矣悲夫

坂谷朗廬曰立論卓然非漫然為攘夷說之所知余說從來大要如此恨不一見又恨天不使之遊歐米徒付之毒刃余於吉田松陰嘗云爾不得不斗酒罵天也

岡田后得曰非常之人往往有非常之禍是以明哲重乎保身也嗚乎後之處昏亂之世者可不慎哉

江藤新平傳

江藤新平者舊佐賀藩士也名胤雄新平其通稱家貧好讀書史為人豪邁言論恒歷人癸亥之歲三條公以下五卿之奔在大宰府也新平脫藩從之既而大政一新朝廷急人材藩主鍋島閑叟奇其才薦之三條公之為大監察赴于江戶也新平又從之為會計局判事進為中辨當是之時佐賀藩大釐革藩制卒某某等六名不悅以為是新平所為乃要其乘輿夜歸於櫻田門外刺之刀中其肩新平右手拔刀左手破輿而起卒辟易皆走新平還家告變政府適

朗廬曰歷人者不能忍人之歷々字此人所以為憂憊又所以為逆徒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卷三 新平傳

朗盧曰捧
作者寶歷
出色々々

又曰此九
字禍根即
所不耐人
罷

出世信人傳 三編下
余宿直乃作書報告諸官實明治三年庚午冬十一月廿日夜也其明賊皆獲 朝廷問其創賜金若干 後歷官自文部大輔副議長陞司法卿性素嚴急好 法律居職多所釐革六年癸酉遂任參議當是之時 參議西鄉隆盛副島種臣等主張征韓論新平亦左 祖不與大久保木戶諸子合其說不行隆盛新平等 皆辭職去種臣等上疏乞建民撰議院新平復左祖 而亦不行遂怏々不樂會佐賀縣士族唱征韓封建 及攘夷之說結黨嘯聚眾凡二千五百餘名誘新平 為首領新平輒諾歸佐賀時七年甲戌歲四月四日

兇徒先掠奪佐賀小野高會金帛是日朝廷令熊 本及佐賀近地諸鎮臺鎮靖之至九日兇焰益熾 朝廷乃命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往鎮撫之先 是佐賀縣士島義勇蒙鎮撫命赴佐賀賊遂擁新平 及義勇以為首領龍縣廳縣令岩村高俊令鎮臺兵 禦之大屬小出光照青森縣士中屬中島修平佐賀縣上十五 等出仕大橋春次岡山縣人等死之既而賊食竭奔竄筑 後於是 朝廷以嘉彰親王為征討總督以陸軍中 將山縣有朋為參軍特發近衛第二聯隊及東京鎮 臺兵一中隊隸之尋又以海軍少將伊東祐磨鹿兒島縣

近世傳人傳 三編下
三編下
三編下
三編下

朗廬曰鞅
亦一奇傑
新平純然
似之

士為參軍。以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為參謀長。大舉征討賊窮蹙。或竄或降。終捕新平于土佐。義勇于薩摩。事乃平。四月十三日。朝廷論罪。梟新平義勇于佐賀縣。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福地常彰。重松基吉。中川義純。山中一郎。中島鼎箴。朝倉尚武。西義質。香月桂五郎等并佐賀縣士。並處斬。處懲役者凡一百三十六人。新平臨刑賦國詩曰。國遠思布人。古曾知羅女。末壽羅遠俄。心津玖志乃。袖乃淚盤。時年四十。新平之就縛也。以其鏡寫真物色。初新平在司法。職定鏡寫真物色。逃亡法而今以其所定法就獲。世憐其似高鞅。

云。

善諷子曰。余嘗以少史出仕于制度局。于時新平為局長。使余草義父子法制。嚴甚矣。而今自失乎臣子之道者何也。新平又嘗語余曰。不定婚姻之法。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蓋彼唯確信佛蘭西法律。而不知更有大焉者也。

坂谷朗廬曰。確信佛律。而不知更有大焉者之一語。可謂確言不磨。夫佛律精到。反易矣。大抵以忠厚之意立之。然國體異也。風習殊也。不顧各國有其宜。又且遺失其立法忠厚之意。而徒襲其面貌。

則愈似愈遠。新平覆轍。不可不鑑也。岡田后得曰。不知更有大為者之一語。豈獨江藤氏而已。比々皆然。為之絕嘆。

田邨翠崑曰。此傳插實歷實見。光彩煥發。即信史中新信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學信傳

南宮口叙
奇僧文
亦不得不
奇
朗廬曰好
寺僧
海南曰得
兒不還亡
婦之家寺
僧何無情

學信者。伊豫人。伊豫今治淨土寺。葬新亡婦。其夜。墓間有呱呱之聲。寺僧恠竦耳。則呱呱之聲。在新亡婦墓中。急掘土發棺。死婦令媿。男兒在前。開眼視寺僧。即不啼。寺僧大悅。曰。天授我寧馨也。乃雇乳母育之。是為學信。既長。強記。閱經十餘萬卷。諳其大意。性雅澹。好文詩。安藝宮嶋光明院有海山爽朗之勝。太愛之。常寓焉。為人寬裕。而處事嚴正。門下尼當學信不在時。破戒。學信聞而大怒。曰。咄。駭女。蟻我門。即削門籍。褫其法衣。而放逐之。尼伊豫松山藩勢家女人。皆

近世傳人傳

三編下

七

清生氏

蒲生氏

朗廬曰嚴正者不屈富貴之謂

又曰見機其神

海南曰奇僧之奇在此一決

南豐曰警健絕倫

為學信畏之而學信自如也。晚最為世所重。松山侯聘之。住持其祖先香花院大林寺。因詢以政治。多所冥贊。及世子襲封。嘗一士人得罪下獄。其情實有可憐恕者。學信因為之乞宥。先是今侯以其先侯之所敬信。常用其言。至此謂刑獄政道之大者。不可用。僧言而渝也。竟不聽。學信直出城門。不復還。大林寺遂歸寓光明院。而寂年七十有餘。善諷子曰。學信浮屠也。去留不苟。其識卓矣。世之士大夫。戀棧於勢利。其言不用。其道不行。而伴食不去者。何限。而曰學聖人之道。其亦何哉。

坂谷朗廬曰。僧徒識見。往往出儒者之上。蓋棄世則在世而不拘世。余所以不好佛。又不惡佛。藤野海南曰。奇節如此。而吾輩同鄉。未嘗耳聞。反被千里外人表出。蓋惟賢知賢。蒲君之奇。乃能蒐獲奇偉之士。傳文簡練。無間然。但論贊如無他奇。為可惜耳。元田南豐曰。作者之意。本在借前言往行。以諷切當世。故論贊皆極精鍊。而叙事或不暇致思。若此篇亦然。海南君評。吾不能解。

近世雜人傳

三編下

卷

蒲生氏評

永田佐吉傳

永田佐吉者美濃國羽栗郡竹鼻人也為人忠孝仁慈而尤信佛故人號曰佛佐吉云幼時仕尾張名護屋富商某屋稱紙有少暇則學書讀經同輩忌其能讒之其主々怒而逐之佐吉既被放然不忘舊恩屢候故主安否後主家產落窮困佐吉屢贈財物以佐之佐吉素貧歸家取綿常不用權衡其賣任人取其買任人與人亦知其直不多取又不少與其母欲鬻餅佐吉乃舂糕謂母曰作餅子勿大母問其故佐吉曰同坊有餅子店若吾家餅子大則人必多買吾家餅

朗盧曰一生根抵

又曰我為古人々亦自為古人

又曰有膽有略決非愚直人所善富

子恐為彼妨害母然其言作餅子稍小然人知其精良買之者日衆遂致富嘗冬日如近邑索債而歸途上日暮失路徑山中賊二三人要佐吉求金佐吉曰吾昔者貧而無金今者稍富與此金卿等亦無傷也乃傾橐付之賊又欲褫衣佐吉曰天寒矣而卿等衣甚薄欲得衣宜矣輒脫衣與之曰猶欲得衣來于我家各與一衣今天暮矣余不知出官道之路卿等導我以致衣金之謝焉一賊問曰子安歸佐吉曰吾歸竹鼻也日短天暮失路至于此卿等幸怒焉賊熟視佐吉曰子非佛佐吉歟曰然曰吾黨誤剥生佛明

近世仁人傳 三編下 卷之七 蒲生氏粹

於人則罵
能至此哉

朗廬曰與
賊相讓古
今之奇賊
亦為堯舜

又曰信佛
而慈仁々
宜如此
南豐曰觀

信言之言
則其不辭
自損而利
衆也的矣
嗚乎此非
仁者之用
心耶
朗廬曰知
足莫不足
南豐曰仁
者壽

日盡還所掠物於君家曰我既與卿等勿須復還乃
與賊俱出官道而別賊翌日使人還衣金佐吉喻之
不可遂置衣金去又嘗巡拜諸州神祠佛院抵出
羽疾作幾死乃念佛曰願歸國一見老母而死既而
疾愈歸國語母々曰此佛之冥護也汝鑄佛躰以謝
之佐吉乃命江戶鑄工鑄佛像一體既成船載致抵
遠州洋遇颶船幾覆船人多投載物于海佛像亦在
中既船達船人告故謝罪佐吉曰庸詎傷此反幸也
遠州洋自古稱險惡佛像在此濟度衆生則固吾所
願我奚惜費又託船人命前鑄工鑄一像既成至安

之竹鼻又命石工造石佛其數終至七百嘗患邑中
圮橋屢為霖潦所壞行人病涉也捐財造石橋者二
國侯聞其孝而多善行召見賜米若干苞賞之又問
其所欲將授之佐吉乃獻歌一首辭之曰安利加太
也加々留浮世爾生禮樂天那仁不豆那樂御代爾
住哉既老號覺翁又號寶道寬政紀元年八十九而
終於家
善諷子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其
佐吉之謂耶使佐吉為學深則其所為必不止于此
也如其鑄銅佛造石佛愚亦甚矣然彼奉母命而造

近世雜傳
三編下
卷之三
南豐先生集

之其心則未始不善也。至如其不忘舊恩，造石槁，則皆士君子之所汲汲而不及，而高估為之，可謂賢也。夫。

坂谷朗廬曰：余不好宗教，又不惡宗教。宗教可惡，在其僻處，而大體誘人善之意，則有益乎世多矣。講孔孟者，固可好也，而徃々鄙劣貪污，負道義，張僻見，是豈可好者哉！且孔孟之書，不能使小民盡讀，小民之解，不可為惡。宗教功居多焉。如佐吉，其特出者，好宗教，而如佐吉，學孔孟者，愧多矣。

關雪江傳

丁丑之歲，余始著近世偉人傳。雪江為書，其題簽及序文曰：願君為僕亦立一傳。余諾而未果。雪江沒，今乃立之。傳以償前諾。庶幾雪江瞑于九原之下。關雪江者，東京人也。其祖思恭，號鳳岡，學書於細井廣澤，仕于土浦藩。其子其寧，號南樓。其子克明，號漢南。其子思亮，號東陽。皆以善書著名于都下。五世至雪江，不欲以書名家，專用力于誦讀，兼工作詩。遂列儒員，而書亦一變家法，尤妙八分。潛心字學，溯六書崩源，正點畫，結躰，乃著字系六書十體考，以發世盲。

朗廬曰有
此數十字
雪江不朽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七

清生氏

朗廬曰前
半殊偉麗

湖山曰此
詩完壁也
余既刻之
舊雨詩中

又曰雪江
不果清國
之遊余輩
諫而留之
也非特索
資之少而
已

竟亦以善書著名。當王政維新之時，為公議人。己巳秋九月，天子幸於集議院，雪江賦唐律一章，以呈長官曰：去天尺五，仰恩光座接；合曹十二行，金磬傳呼。秋院曙珠簾，漏泄御衣香。俯聽公議容忠士，直表愚衷獻聖王。却憶軒轅親問道，崆峒臨幸見賢良。其流麗樞雅，亦足以與作者馳逐。蓋得諸大沼枕山矣。性澹泊，口未嘗說財有亡。嘗欲遊清國，告別於諸交游，送別文詩，哀然成卷。或問其橐資，雪江始曰：貯金若干耳。或笑曰：僅々如此，而欲航萬里波濤，而歷游于大國，不亦危乎？雪江乃止。事頗類迂痴，而

明廬曰寫
真

其恬澹不拘，專心於其業，亦可知也。狀貌清癯，剃額束髻，舉止謹敎，發言諄絮，望之如尋常。商家主人翁人不知其邃乎書學詩學也。雪江交道頗廣，高人韻士，開文雅筵，則未嘗不與焉。常與湖山松塘春濤蘆洲諸名流比肩。湖山嘗題其祖所手栽梅樹，贈之曰：百年梅樹五世業，誰批閔子媿羨來。其為名士所推，聲如此。雪江名思敬，字鐵卿。雪江其號。明治十年某月日，一夕就寢，溘焉歿。年五十有三。士大夫皆惜之。有遺稿若干卷。善諷子曰：雪江嘗語余曰：吾本拙于運筆，故欲為儒。

善諷子曰：雪江嘗語余曰：吾本拙于運筆，故欲為儒。

翠崑曰
世之言

而不成。欲為詩人而又不成。遂糊口于管城。豈不亦拙之。又拙者乎。然世之用巧者。往往傾覆。名亦隨墜。如雪江。則不然。嗚乎。拙乎。吾固知勝巧矣。

坂谷朗廬曰。余與雪江。未嘗相往來。然亦數同酌于舊雨吟社。今讀此傳。如再見其人。不覺潸然淚下。蓋以其人之可愛也。又感網亭兄之厚于故舊也。

小野湖山曰。雪江之死。實為急卒。余驚愕悲痛之極。不及作一首哭詩。自以為憾。此篇引舊所贈拙詩為收局。使吾得不負地下良友為惠深矣。感謝

感謝

又曰。雪江平生書諸大家碑多矣。又曾當府廳公撰書諸學校習字帖。詩亦有已脫稿者若干卷。皆似可記。

田邨翠崑曰。鐵卿自稱雪江寒士。故子闡嘗貽之詩曰。字瘦詩清性太閑。仙才只合列仙班。胸中一點無塵火。人似寒江雪裏山。此即其小傳也。不必須別立傳。而子闡又作此傳。嗚乎。九原之下。鐵卿有識。其感喜果何如哉。

世之言
三編下
二
蕭三心粹

堀口文枰傳

堀口文枰名貞遵字大路號香湖文枰其通稱上野國群馬郡澁川驛人父貞歛號藍園善詩以篤厚稱文枰受訓家庭亦孝謹善詩慶應四年戊辰夏為東山道總督府所擢拔出廬勤王事六月賊逼厩橋文枰從軍監黎明衝雨渡東寧川迫出賊徒咽喉大聲一喝瞋目而進賊膽皆褫責以大義賊潰走乃收其兵器而去賦詩曰善戰元來非善策裂他賊膽是天兵一齊誓首皆投戟辟易電光破竹聲尋奔走從事于三國戶倉諸戰地賊夷軍監大音龍太為岩鼻

朗廬曰兵

又曰前勇
後仁

知縣事文枰屬之已而龍太免職文枰上表辭職歸舊廬中島錫胤為岩鼻縣令舉文枰文枰復出為其屬吏既而復以疾辭職明治五年壬申冬朝廷置裁判所於諸縣權少判事石井某遣使勸出仕文枰感知已復出歷仕川越熊谷高崎各地裁判所遠州清慎並有名望九年丙子秋轉任靜岡裁判所遠州濱松支廳判事補先是遠州豐田郡山田村民有金井文平者同國長上郡松島村民松島五右衛門養文平第二子廉作未幾五右罹病廉作尚弱因延文平託家事既而五右病死文平專主家事驕恣好爭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下 堀口文枰傳 三

頗失人望。適與村人爭田不決。訴之上等裁判所。村人不利。於是松島村田園過半為文平所有。一日拉村人八十餘人。行檢田園。途上爭起。八十餘人合擊殺文平。荷尸抵海濱。埋之土沙中。文平男猪太郎及廉作等恠父不歸。乃携數人。遍索之。偶見古繩出沙數寸。試執挽之。如重有物。乃極力出之。即文平屍也。二子噩然視之。傷症無數。急訴官請檢視。官乃捕縛村人八十餘人。實明治八年九月也。後至十年。獄未決。至是文枰鞠訊之。事頗就緒。會村人千代吉者瘦死。乃以為罪首。餘皆以從論。處懲役。獄乃決。闔村大

朗廬曰臨
亦熟晴大
發精彩

朗廬曰一
獄感人如
此

悅。皆曰。如此大獄。不戮一人。可謂仁矣。文枰長身清癯。風骨飄逸。昂然如野鶴。其少不與群兒戲。嬉學。劔讀書。既長。有氣節。好趨人。急慕古英雄之蹟。恒志功名。病中賦詩曰。嗟我戊辰際。無績垂青史。多病仍多愁。如今殆不起。遂歿于濱松官舍。年三十歲。九閱月。嘗司法省。賞其功勞。賜金若干。及其葬于濱松天林寺。松島村民數百人。送之。有建祠祭之。命曰。掘口明神之議云。

善諷子曰。昔者歐陽崇公為吏。夜治官書。屢廢而歎。其夫人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

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至哉言也。文枰則廢幾焉。世之治獄者。可以鑒矣夫。

坂谷朗廬曰。歐人重法。而曰法律則一定矣。而活用則在聽官心裁。如文枰。可謂得心裁活用者也。岡田后得曰。藍園翁有子如此而夭。其痛惜可知。然今得此佳傳。亦可以少慰焉。而文枰亦可以瞑矣。

又曰。文枰治一獄。而得民心。猶如此。而大有民社之責者。往往不得民心。其亦何哉。噫。

又曰。子闇戊寅七月。聞門生長岡皞訃。同月中旬。又聞堀口貞遵訃。哀痛之餘。賦詩曰。昨為夫人哭而慟。又聞遠訃不堪哀。奈何造化無情甚。偏萃老夫肝液來。又序其遺稿。可謂厚矣。

采下脫既
行傳及詩
五字

岸玄知傳

岸玄知者。出雲人也。為人真率而曷慾。好咏和歌。有奇行。一日遊郊外。農家圃中有大梅樹。老幹夭矯。鐵枝槎牙。花盛開。玄知觀而愛之。低徊不能去。乃就農父。請買梅樹。農父不肯。以高價強請。乃聽之。玄知素貪。傾囊纔償金。日携酒賞咏其下。花既謝。經月不移。我農父乃詣玄知家。問曰。盍移栽。玄知笑曰。吾屋地矮隘如此。焉容移我彼大梅樹乎。汝幸貸我數步之地。以為吾梅地可也。農父憮然曰。然則梅子黃熟。採以來致。玄知曰。我賞花而足耳。子無所用。汝取之。但

朗廬曰快
適可想

又曰雅度

后得曰肉
食必利其
子
朗廬曰農
夫亦奇
又曰非假
人熟者

又曰其貌
劣梅乎

勿傷梅枝。農父大驚曰。吾賣此梅樹。收高價者。以有利其子也。而君不收其子。則吾不可受其價。請還之。君欲賞花。雖日夕來。吾不君禁也。玄知曰。非吾有則觀之不樂也。汝勿辭焉。嘗扈藩侯。至於江戶。一日告同僚乞間。贖金一方。詣近松門左。投刺請見。門左迎而接之。玄知貽贄。門左謝其厚。且意有所求。益久之。而無一語。熟視其面耳。既而告歸。門左大驚曰。君來緣何事。敢問。玄知笑曰。君作歌曲。妙入神。雖兒女亦皆知其名。故我亦欲一見君面耳。今既熟視尊貌。吾意足矣。故去耳。門左大奇之。又嘗開歌筵。招高祿士。

明廬曰冀亦驕則辱

士請登園玄知乃把鋤掘庭隅作穴導士至曰園穢汚甚不可導貴客故新作此園此清潔也請屎於此士大驚而止玄知既買梅年々每花候至携瓢挈童過農父家賞咏于其香雪皚々下後人猶指其樹稱玄知梅云

善諷子曰玄知一風流脫俗士而已矣而後人猶重其所愛梅樹者如此而况志乎大道而有功德於斯民者乎此古詩人之所以賦甘棠也余嘗散步北郊外觀園亭花木之甚美車夫等指語曰此某氏之別莊也渠獨何擅富貴唾罵而去今玄知何修而得後

人欽慕之深也嗚乎此可以思哉

南豐曰玄知之事本無足錄者子聞借來以發自家大議論其戒世也深矣盖是子聞之長技而文辭亦自不可及

坂谷朗廬曰真能愛梅而不拘於門左氣品飄逸宜乎貴人肱之鎖鼻也

岡田后得曰肉食讀此傳當慙死贊語冷殺宜帶冷笑聲讀之

近世雜人傳 三編下 其 補註

長岡皞傳

長岡皞。字堯民。號靜香。又號穆田耕史。東京人也。幼而穎異。父授句讀。一讀輒記。年甫七歲。諳誦唐詩選。長讀書史。每至忠臣孝子苦操義烈處。輒感憤悲泣。不自己。作詩若文。贊稱之。明治戊辰。入田安黌。日夜孳々奮厲苦學。而家素貧乏。於學資。因剉煙草。以給馬。乙亥之歲。執贄于余門。學業益進。作源平戰論二十篇。兩漢人物論十篇。雖未免乎疵瑕。筆氣奔放。有不可勒住之勢。余門舊生徒。莫之能若也。是歲三月。選為番町黌教員。後進為豐嶋黌長。兼管近傍七黌。

后得曰刻
苦可想

朗廬曰轉
折鏗然

平生篤乎人倫。同僚朝倉麟吉者。中讒。將被罷。乃作書與學務官吏長倉某救之。其書曰。皞聞非天下之仁人。不足以容天下之士。非容天下之士。不足以聽天下之言。故惟天下之仁人。而後可以容天下之士。聽天下之言。晉王導以雅量名于世。而以剛介憾周顛。使之斃於賊手。明李賢以寬厚稱于時。而以直言恚羅綸。使之貶謫以去。夫以二公雅量寬厚。猶有此事也。則容人聽言。不亦難乎。今世之士。其能宏量雅度。慨然有容者。幾人。執事仁人也。客冬支田姦黨之變。執事實臨之。執事不翅寬貸其罪。又從而撫之。撫

而恤之。恢宏之衷。皞所親覩。今皞欲有所陳說。執事其亦容而聽之乎。近有劾豐島校教官朝倉麟吉行事不足。厭服衆望。以乞代任者。吁。何其冤也。麟吉譽望誠輕。是實其抵任日淺。功效未著。而小民無識。不知人之所致。皞乃謂麟吉無可指之失也。無可舉之罪也。皞與麟吉居累旬。頗知其學術品行矣。若其學術。官已試而舉焉。皞不必言也。今舉其心術品行。及所以得諺者而陳之。執事察焉。麟吉為人沈靜寡默。不妄言笑。又耿介不阿俗。頗有丈夫之節。至慷慨義烈。萬死不避之志。則皞雖未知其何如。抑不可謂無

明盧曰真然

又曰一轉曲折備至

志節者也。惟其寡默而耿介。是以應接之際。未免於簡率。或疑其倨傲。是所以來諺。然其實恭敬。晤對移時。則藹然和氣。曠人矣。世俗不欲成人之美。爬垢求瘢。揜德拾過。可勝嘆哉。人孰無過。貴乎功以償之耳。苟舍功責。過天下可取焉者。鮮矣。况若麟吉。未見其過乎。前月某日。有土人語皞。以麟吉倨傲者。皞辨明其決不然。而浮言未熄。一犬吠而萬犬吠。皞切憂之。嘗欲告麟吉改之。以消浮言。而踟躇囁嚅。以至今日。是則皞任在巡監。不能矯正戒飭。皞實無所遁其罪矣。雖然。沈靜自是美質。皞不忍誘之。輕恣多言之域。

又其不諂之節則丈夫本領豈可改者哉且今世士風委靡諂諛成風皞所竊慨挽回之則在今日少年負氣節者也若麟吉皞當木鐸而狗烏使之壞素行以徇時俗哉顏含有言曰人教我佞吾寧有邪德耶皞之所以嘯嚅不言以此也皞又視其教授之狀諄々焉詳以切也孳々焉恪以勤也舉止有度撫馭有方凡是皞所謂無可指之失無可舉之罪者也苟使麟吉而有醜行污節上辱大府之命下釀學事之弊者耶皞將直言讜論侃然正之言而不從耶當颺言之公廳豈默々而已哉若夫倨傲之謗鮮腆之詈小

通世傳人傳 三編 蒲生氏

民無識以其似者焉耳何至遽上言之何至遽乞代任若有一人譽而舉之一人毀而廢之天下豈有全人適足使民有以窺官家已昔子產賢人也其相鄭民不便之謔曰孰殺子產我其與之迨其治成也又謔曰子產而死孰其繼之廉范能吏也其宰蜀民初苦之及其致功也謔曰廉叔度來何暮異哉謔之者乃欲殺之者也謔之者乃苦之者也小民之常情蓋亦可以見矣由是觀之竒偉非常之舉民之所怪民之所怪即大功之所在也故曰民不可與語始可與守成心以毀譽進退之乎王衍盛名震耀一時懷帝

朗廬曰 汪 過 奔 放 亦 決

近世偉人傳 三編 蒲生氏

后得曰似
讀李斯上
書妙々

用之而晉室以亂殷浩聲譽籍々人至以其出處卜
江左興亡穆帝任之而有山桑之敗人言不可信如
此也照烈相孔明矣關張不悅孫權將陸遜矣程潘
不服謝安舉謝玄矣桓冲朝之符堅聘王猛矣而舉
朝譏之此數士者皆一世英雄入足以致君澤民出
足以破敵禦侮猶且不免乎嘲與譏向使四君顧人
言而不用則蜀無帝王之業吳無猗亭之功晉無肥
水之捷而秦終于羌胡之酋而已矣毀譽豈足恃哉
漢武帝曰馬跡馳而致千里士負累而立功名信夫
今麟吉實負累矣皞憐其冤非執事其孰諒之夫以

胡履曰用
人取長宜
如此

麟吉之勤于公事久任永職以從事教育其效顯著
而其沈靜之德耿介之節使親炙者觀而儆々而化
亦未必不足為風習之補然則今日之譏言謗語安
知不為異日之頌聲歌謠乎仲尼曰浸潤之譖膚受
之訴不行可謂明也已雖有上書者皞信執事之明
斷々乎不惑浮言也伏以執事仁足以容人聽言明
足以照譖灼誣誠能任人不疑恕小過惜賢才責成
而考績示筐書以賜夜光則源澄于上派潔于下浮
議滅而學事舉矣又同僚宮原確者喪父官特賜起
復時俗習以為榮而確不奉命諸僚更來且勸且譏

又曰結束
力
曠絕有筆

朗廬曰勸
以義真能
愛人者

又曰奇山
著花殊見
風神

進世偉人傳
三編下
醇獨謂確曰。是人子之大節也。子慎勿為斗米變節。確及服除。嘆曰。使我終得守制。堯民之力也。其病也。二弟侍湯藥。一夕謂之曰。汝曹善勉學。善事二親。傳不云乎。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余今已矣。汝曹勉之。言訖而歿。實明治十一年六月念一日也。年二十有五。皤狀貌短小。風姿閑雅。性沈毅。寡言笑。其於文。詩如食色。竊有慕於古之立言者。為小學教員。非其志。為老親。屈也。故常不屑讀其科目書。嘗一老生揚々翻科目書。皤視而作詩諷之曰。教草一篇頗屬贅。明治以上讀何書。戊

又曰噫一
字包括無
限情

寅一月從子始入舊雨社。接見諸名流。尤服成齋朗廬二先生能文。行將趨請教。會司學校春試。不能相尋。赴社會。既而罹篤疾。其所志皆不果。善諷子曰。余著近世偉人傳。初編二編。皤也為之。凡例。助我實多矣。而天不假年。亦為偉人傳中人。噫。坂谷朗廬曰。據末段。蓋余亦一相見。今讀此傳。不勝蒲門回也之嘆。為之師者。其慟可知也已。岡田后得曰。堯民獲此佳傳。乃足千古矣。况其與學務官吏一書。尤精神所注。併傳不朽。堯民可以瞑目。

無南傳

享保間。鎌倉有奇僧焉。曰無南。為人飄逸。人與之言。輒曰。然乎。然乎。雖或誣之。不敢爭。時人尊崇之。嘗詣一商家。會掃煤塵。主人延之別室。談話移刻。家人得紙裹金一兩付主人。主人受之。既而無南辭去。主人失金。起振衣。遍室而索。無有也。主人意無南或誤懷而去。乃走抵無南所。曰。余向坐上置紙裹金一兩。得無師臨去。或誤懷之而去乎。無南笑曰。然乎。乃出金一兩。返之。後經數日。主人掃室。紙裹金磔然自室限橫木上落。即向所失之金也。主人大慙愧。又抵無南。

朗廬曰此打破有無
閨者

又曰至哉
父與君則
如何

所謝過曰。僕遺忘也。幸恕焉。乃返金。無南復笑曰。然乎。遺忘。失誤。人生常事。庸詎傷焉。毫無恠色。鎌倉某村富人某。最尊信無南。造菴奉之。適某女未嫁而身。家人責問之。女顏潮紅。曰。無南和尚挑我。因通而身也。某大怒。乃逼無南曰。我尊信師久矣。不圖師之無狀至此。師之欺人亦甚矣。可惡可恨。吾不復奉師。師速去。速去。無南曰。然乎。乃出菴去。詣雪下村一知己。雪下庶民亦素尊信無南。因使無南住持一寺。既而某女謝父曰。女實與隣舍兒郎通也。恐大人激怒。因意大人常尊無南和尚。謂與和尚通。則大人怒少。而

朗廬曰妙
在付自然

女之罪輕故云爾。某聞之大駭曰：吾無面目以見無南師。然吾不可不往謝焉。乃走如雪下，見無南汪然流淚曰：尊師生佛也。吾認師以無實罪而師不辯。今者女吐實尊師辜怒焉。無南輒然笑曰：然乎不復介意。某強請復還舊斧。
善諷子曰：無南之不與人爭亦奇矣。其胸中落落不以為意耶。抑強怒堪忍以至此耶。蓋漢直不疑不足多已。

坂谷朗廬曰：全篇以然乎二字貫之，奇幻狡獪。無南之覺悟自禪來，而文亦帶禪家諧謔機。

元田南豐曰：無南見誣而不辯，與吾豐曇華上人。事甚相類。高風可想。

田邨翠崑曰：以然乎二字寫出無南飄逸灑落。咄咄逼真。使讀者解頤，亦可以鍼砭執拗悻悻者。此作者之微旨，妙甚々々。

岡田后得曰：無南高風酷肖司馬德操。又肖因循先生。或嘗謂先生曰：先生面皮之厚似牛項皮。唾罵凌辱都不省。先生微笑不答。蓋亦強怒堪忍至此耶。

佐々木照元傳

照元字由也。佐々木志津摩之女也。嫁高倉家臣粟津信濃之介。伉儷甚篤。拮据家事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失矣。會信濃病。家道窘窮。疾亦危篤。一日信濃泣謂照元曰。我死則卿當不能獨支家。為尼零落江湖。我魂魄不安也。吾喪畢。卿宜更擇良嫁。如此則我得。以瞑。照元乃泫然洒淚曰。良人其勿患焉。妾幼時學書。父雖拙。亦可以糊口。必不至於零落江湖。辱良人也。信濃大悅。晏然乃逝。自是照元貞操自勵。以書教授。名聲日顯。弟子數十人。貴人勢家。往往入其門。至

皇女亦執贄云。寶鏡寺尼宮。

善諷子曰。吾嘗觀照元劈窠書。筆力遒勁。頗有顏真卿筆意。絕無脂粉之氣。足以想見其貞操凌霜之風焉。嗟乎。信矣。書之為心畫也。吾觀世之婦女子。纔善一技一藝。則顛顏驕人。甚則蔑視其夫。如照元之事。夫至其臨死。始說已善書。何其慎也。可謂謙遜貞淑。為婦女子標準矣。夫。

元田南豐曰。照元事蹟不可得而詳。故作者唯就善書一邊下筆。而說其才德雙美。過絕人處。曲盡無餘蘊。何等巧思。

坂谷朗廬曰。人不可無藝。無藝則道亦不行。如照元善以藝輔道者也。抑恃藝施々輕人。男且不可。况女乎。而曰男女同權。不陷為禽獸者幾希。可發大歎也。

田邨翠崑曰。方今女先生品行技藝。有如照元者乎。世必有之矣。而余未覩其人也。聞照元少時學書。日必用墨汁一升。宜乎其筆力似顏真卿也。

破鏡傳

破鏡者。膳所藩士管沼外記之妻也。外記學諧歌於芭蕉。號曲翠。見知於世。破鏡亦能和歌善彈箏。夫妻風流自娛。而俱有氣節。同藩士有曾我權太夫者。恃寵驕暴。中外共惡其所為。人々皆切齒。而末奈之何。一日外記招權太于其家。數其罪而刺之。已亦直割。肚死。藩主聞之大怒。命其子內記自盡。家絕。破鏡乃雞髮為尼。自誓曰。破鏡不再照。因號曰破鏡。云破鏡既為尼。寓于界津。咏歌彈箏。以自遣。以壽終于寓所。善諷子曰。外記之忠。破鏡之貞。可謂烈矣。而其平生

朗廬曰風
派而氣節
氣節必不
陷俗

又曰殺其
子抑制之
極所以有
令權之說

又曰事後
諧和亦歌
之妙

爾雅風流亦可以想見也。吾求破鏡之事而恨其事蹟之不詳。然但此一事亦足以傳千古。作破鏡傳。坂谷明廬曰。善諷子好氣節事。如饑渴者之於飲食。氣節者鬼亦因不以饑。

元田南豐曰。作破鏡傳。乃所以作外記傳也。蓋破鏡之名。待外記之事而顯。外記其不可及矣夫。

田邨翠崑曰。此傳如食葷菜。其味辣而短。然絕美。

三登樂傳

登樂者。黑澤氏。常陸國茨木郡高野村農黑澤信助之妻也。父同村修驗者曰黑澤光仲。忱慨有志操。聚村童教授登樂。幼受訓。家庭修國學。善和歌。既長。嫁信助。生三子。既而夫亡。寡居。不再嫁。常忱慨憂世。捐有名于時。安政五年戊午。水戶中納言源齊昭為幕府所忌。幽調。海內名士唱正議者。逮捕殆無虛日。或者語登樂曰。子亦憂國之名聞于世。宜韜晦避禍。登樂慨然曰。妾豈為國家惜身命哉。乃請母曰。吾君公之正議。天下所俱知也。而今乃遭嚴譴。闔藩志七日。

朗廬曰甚矣教育之不可缺也

又曰誰言日本女子無心腸

朗廬曰有
此膽識閱
史輩何得
不為木偶

夕憂憤未獲有所洗雪焉。女雖不敏，潛上京師，出入
縉紳門，至誠以洗雪公冤。苟事不成，則繼之以一死，
以報國家。母知其志，之不可奪，輒許之。登幾乃先抵
江戶，觀察形勢，偽裝巡詣諸國神佛者，徑于信濃、賽
善光寺、登戶、隱山、瞞弄、關原、守山、二關、吏過之，遂上
京師。時六年己未春三月也。京師北野社主慶圓坊
者，為其父執，登幾乃託之紹介，請學和歌於東坊城
氏。會坊城氏亦觸幕府嫌忌，屏居，因就其家，以座田
兵衛大尉，問歌道，賦長歌，以叙懷。夤緣遂達，朝廷
云。居三月，有故去京，詣讚岐金毘羅祠，還抵浪華，幕

又曰幕吏
亦奪氣却
為婦女

吏捕之下獄，鞠以奉齊昭內旨，出入縉紳門。登幾弗
屈，曰：妾竊憂腥膻，蟻我神州。故巡詣神祠佛院耳。
何奉內旨之有意，氣凜然。幕吏末如之，何移于京師
二条獄，復鞠訊。登幾堅執前言，終無復異辭。作歌一
首示之。幕吏押送之於江戶，繫于傳馬坊獄。是歲十
月被放，猶不許住江戶十里以內。及山城常陸二國，
登幾乃至上野、茂木村，而棲遲焉。後八年，大政復
古，朝廷下褒辭曰：夙篤志乎尊王，盡力於國事。
安政戊午之歲，潛上京師，雖就幽囚，終始不渝其志。
因賞其奇特，賜米十石於汝。登幾以終其身。

又曰褒辭
為結尾卓
如山嶽

朗廬曰自
馬遷來體
面殊佳

善諷子曰余嘗借西山遺事於水戶藩士某讀之義
公賞封內節婦孝女不一而足則其所獎勵為深且
遠可知矣今見登幾女之所為雖眉鬚男子或有慙
色於戲盛矣大賢之澤也

坂谷朗廬曰烈矣哉登幾女與初編望東女東西
對峙可謂難姊難妹皆足以奪歐米婦女之膽
田邨翠崑曰偉人傳三編所載二十四人有婦人
焉二十一人而已不得不作才難之嘆也噫

尺牘代後序

貴著偉人傳刻成投示感々謝々雪江事狀當附貴
价而其書在筐篋不能遽檢出朝來過客沓雜應接
不遑伏請他日更勞貴价再昨晤清使何如璋話次
及大兄事彼問其人如何我答慷慨有奇節而嗜文
辭若或詣館問近業則勿吝訓示亦吾同社之幸也
彼頷之筆次通知他不多及

六月十六日

重野安繹

蒲生社兄梧下

綱亭曰何
公使知余
姓名由讀
偉人傳余
知何公使
由重野君
惠此書戊
寅歲百事
蟬集不暇
訪公使至
明年三月
始訪公使
遂得與黃
參贊王泰
園諸子交

近世偉人傳 尺牘代後序 蒲生社兄梧下

綱亭曰翁
江川田詞
元嘗以光
明俊偉四
字評余熟
記今又得
之於清人
黃公度呼
余之不肖
得兩國名
士同評亦
可謂奇矣

聚亭曰三
月十七日
余始訪何
公使公使
一見如舊
懇夕筆談
夕及拙著
近世偉人
傳云及其
三編刻成
以先觀為
快矣乃為
書此跋見
貽既而岡
天爵亦至
筆談移時
過去

讀近世偉人傳慕閣下久矣。頃以梳髮不及倒屣迎。慙悚不安之至。乞涵容之。僕數日殊未得暇。西曆三月二十二日午後將趨高齋。一話衷曲。此上。蒲生子閣先生。

黃遵憲公度頓首

光明俊偉如閣下。可以學聖。相見既恨晚。又以他事。須遲數日。此情不可言也。

遵憲又箋

讀蒲生先生近世偉人傳
於海東人物有關於忠
孝節義者採述甚備
其筆力生峭摹寫入
神能令讀者感發興

近世偉人傳
清國次子三五友
二
蒲生先生

綱亭曰余
 初不識公
 度公度讀
 余傳人傳
 見慕遂辱
 惠臨又四
 月五日設
 筵饌見招
 其明蒙惠
 此疏讀之
 頗過贊雖
 不敢當亦
 不得不謂
 之知已也
 歎荷々々

起真有益人心世道之
 文不徒作叢書說部
 觀也已卯春仲跋

嶺南何如璋



昔蘇老泉之文深
 刻若酷吏縱橫若
 策士而歐陽公銘
 其人以謂純明篤

正世章人傳
 黃公度友
 三
 蕭三六卒

五十七年人傳
 六國金之正
 蕭生氏本

立世偉人傳
卷之四
三
蒲生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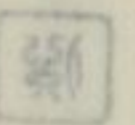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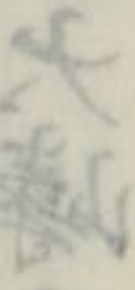
寶之君子於戲
子聞亦復如是

光緒己卯黃道憲
公度書述世偉人傳

第三編后



題偉人傳三編後



宋王當常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用。必見其言。乃著列國名臣傳。亦傳殆二百人。識者稱其議論純正。文詞簡古。王當眉山人。夙愛蘇軾知。被其薦引。然為蔡京在廷。遂不仕。因有斯著云。吾友蒲生子闡。雄於文。尤于敘傳見長。嚮著述世偉人傳。既刊初編二編。今又刻三編。或曰。方今朝廷清明。無復有陰險冒嫉。若蔡京者。而昨多愛才

網亭曰中
野老兄初
稱富谷敬
一即元君
甲子夏同
四九直諒
藤田信等
唱磨微七
義舉兵于
抗波山既
而義徒一
敗君伏匿
幸而生存
故慷慨激
烈尤惡洋
教此文可
以見其一
斑

薦賢蘇軾其人也。而以子闇之才學。隱居不出。杜門著書。豈不可惜乎。余應之曰。子闇恬淡不好躁進。優游閑放。能成斯業。視之當之歎。不過慨時世。託不平於空言之志。固不可同日而語也。矧其書已汎傳。有裨乎世道人心。則子闇雖不仕猶仕也。又何憾之有。明治虎年。辱交春山散吏。小山朝弘拜題。

亮田大崎信書



近世偉人傳第三編跋
古者害于我名教者。楊墨與老佛也。當時有大賢鴻儒。出而排闢之。無復餘蘊矣。雖未就撲滅。而其功固不在于神禹下也。若夫洋教兼彼四子之毒。而其言文遠不之及也。至其恠力。則大過之矣。彼務以猥褻卑近之言。而利誘愚蒙。故駸々乎易入而易隨也。是以故老先輩論之剴切。蓋所懼於彼四子者深矣。而老輩寢即世。今也落日如晨星。余為之在官而遑々。在家則快々。未嘗有光風霽月之想也。有一于此焉。蒲生君子闇。真其人也。余竊不得不望乎子闇也。近

近世偉人傳 友 蒲生君子闇

綱亭曰翠
崑子余之
貧時舊交
乃鮑叔也
故其深情
如此

者偉人傳三編成。据摭遺芳軼美。娓娓數千言。每緒
之。正氣襲人。古道照顏。陽不須攻排。而陰維持斯道
于未墜。嗚乎子闇之功亦偉矣乎。子闇徵余一言。余
踈迂乏操觚之資。且久不陪游于諸賢之文苑。陋蕪
何堪。雖然余既甚嘉子闇之志與余同。故不敢辭。書
平生之持論。以貽之。明治十二年己卯第一月。岳麓
道人中野信成。謹識于青山御所直夜燈下。

此編即子闇之進學解也。昔者韓愈數黜。作進學解。以
以自喻。時相憐其志。改以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以
時相為權德輿李絳賢明也。若夫貞元中。三上書。而

石寄生篤
志力學頃
叔訂十八
史畧而刊
行余作之
序

富田生始
學詩大觀
盤溪既而
贊余今則
蔚然已為
作家

無一報。則以時相為趙憬盧耽庸劣徒也。嗚乎方今
明々在上。吾知或有讀此編慨然感其志者也。明治
戊寅秋。辱交翠崑田村博拜識。

如雲富貴復何求。修史青天白日樓。奇士偉人皆立
傳。忠奴義僕亦相收。浮誇或擬丘明亞。慷慨偏追司
馬儔。不恠玉堂曾草詔。風霜凜繞筆端流。

戊寅秋。鞠有黃花月。加賀石崎謙拜題
名利叢中爭出頭。大都屈指幾儒流。別翻赤幟占閑
地。獨有青天白日樓。

英氣雄風宛若看。讀來凜々肺肝寒。著書自有董狐

午太為人
溫厚湖山
翁極稱之
勅使學子
余望

筆不負中興舊史官。甲斐
余讀是編。忽而慨然扼腕。忽而欣然軒眉。忽而艷然
裂眦。忽而潛然沾衣。忽而啞然絕纓。忽而怛然汗背。
忽而忿然切齒。忽而茫然忘我。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嗚乎奇矣。是編之使感人。明治十一年清明節。於東
京俎橋第六番邸。受業 立花敬勝謹題

甚矣忠孝義烈之感人也。我聚亭先生所著近世偉
人傳一出于世。人爭購之。遂至二編三編續出。豈非
以其傳中多忠孝節義人而感人哉。小子讀是編。每
至藤本鐵石橋本左內高橋多一諸子傳。未嘗不扼

文平年少
精力過絕
等輩不唯
寫偉人傳
寫八家文
讀之異日
必成名

山壽生存
余懇謹教
勉勵不微
諸生放蕩
之惡習拜
此賜而足

腕切齒而揮淚也。嗚乎令海內學校生徒普讀是編。
亦可以裨補名教矣。而人情重遠輕近。貴古賤今。惜
哉々々。 受業 田中午太謹題

余奉先生命。寫近世偉人傳。既已至第三編。愈讀愈
快。可以勵志磨才。吁。此真志士才人必讀之快書也
哉。 受業 杜岡文平謹題

小子在聚亭先生門。可一年矣。有故歸。越阻隔山川。
音信杳絕。徒勞夢思焉耳。去年先生遙賜新著偉人
傳初編二編。讀之。先生平生忠憤義慨之氣。勃々襲
人。如復親接警歎受薰陶也。嗚乎。小子一生實拜此

之一語信
非虛言也

賜而足矣。聞三編亦已上梓。因書此奉呈。

受業 山崎有恭謹題

明治十二年四月廿八日御屆。

以上。四編五編逐次上梓。

麹町區飯田町一丁目拾番地

蒲生重章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 清吉

同 通旅籠町三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發兌人

發行書林

柳原町	馬喰町二丁目	飯田町一丁目	池ノ端仲町	通一丁目	南傳馬町二丁目	全廣小路	淺草茅町二丁目	横山町一丁目	本銀町二丁目	全大前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南久宝寺町四丁目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信州上田原町
-----	--------	--------	-------	------	---------	------	---------	--------	--------	-----	------	------	------	---------	-----------	-----------	--------

川越屋次郎	森屋治兵衛	榎水屋多吉	岡村屋庄助	長門屋龜七	近江屋半衛	淺倉屋伊兵衛	須原屋萬次郎	出雲寺屋孝之助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	秋田屋市兵衛	鼠屋甲造
-------	-------	-------	-------	-------	-------	--------	--------	---------	--------	--------	--------	--------	--------	--------	--------	------

010190530278

48-13345

